



大家学术随笔书系



人文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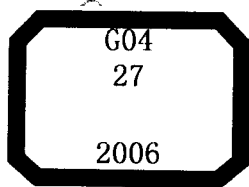
人文姿态

中西文明比较随笔

赵鑫珊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人文姿态

>>> 赵鑫珊

>>>

RENWEN ZITAI

>>>

RENWEN ZITAI

中西文明比较随笔

赵鑫珊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姿态: 中西文明比较随笔/赵鑫珊 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2

(大家学术随笔书系)

ISBN 7-301-11400-1

I. 人… II. 赵… III. 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 IV.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4492号

书 名: 人文姿态——中西文明比较随笔

著作责任者: 赵鑫珊 著

策 划 组 稿: 王炜烨

责 任 编 辑: 王炜烨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11400-1/G·2009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0673

出版部62754962

印 刷 者: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7.5印张 236千字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 目 录

001 题 记

007 序 外游——内游

第一编 俄罗斯的甜美忧郁

020 寒冷的夜晚

024 怎么也抹不掉的我的“俄罗斯情结”

025 我们的伟大邻居

030 苏联电影是我的启蒙老师

035 我的俄语以及我和苏联教科书

039 我始终是“俄罗斯问题”的旁听生

040 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构造

072 哦，西伯利亚

073 过去是现在的过去

078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

086 历史又在这里画了一个圆圈

094 圣彼得堡是一条“美女毒蛇”

109 贫富差距

110 一个习惯在胸前画十字架的民族

117 俄罗斯大地上的洋葱头穹屋顶教堂

126 多重性格的大文豪高尔基

131 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

>>> Contents

133	赫鲁晓夫(1894—1971)
137	斯大林妻子:阿莉尤也娃(Alliuyeva,1901—1932)
138	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
142	契诃夫(1860—1904)
147	朗道(L.D.Landau,1908—1968)
150	有感于朱可夫元帅的死
152	有关处理列宁遗体的两派争论
154	莫斯科地铁
159	鱼子酱和生态环境

第二编 乌克兰田野静悄悄

170	我爱舍甫琴柯
172	乌克兰这个国家
174	首都基辅感怀
178	佩切尔斯卡修道院
183	哦,切尔诺贝尔!
186	同列霞的谈话
187	“你想离开乌克兰吗?”
191	寻找原点的世纪
195	高山上的牧羊女
201	克里米亚的洞穴

>>> 目 录

204 巴赫基萨莱

第三编 捷克首都布拉格

209 布拉格的昔日辉煌

第四编 向法兰西致敬

227 伟大的法兰西民族,永恒的巴黎

230 硬世界,软世界

236 做个宇宙闲吟客

246 最不能回避的是历史

246 波拿巴(1808—1873)

249 摄影术的故乡

252 孔德(1798—1857)

257 巴黎大学

261 巴黎不是一天建成的

266 昔日战场

268 回到现实,回到今天

271 后记

题 记

一

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变。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生逢其时。我们每个人都要以有为之人,逢有为之时,据有为之地,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时代和世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如果说,19世纪的英国和欧洲教会了世界如何生产,20世纪的美国教会了世界如何消费,那么,今天的中国若要引领21世纪,就必须教会世界如何持续发展,如何实现一个善的、和谐的世界。

这时候,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人理应更多地了解欧洲文明,包括它过去的方方面面。

英国的崛起用了100年(即维多利亚时代),德国是70年,美国是60年,日本是30年。中国在25年内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问题不少。

这些日子,国外报纸杂志一直在盛赞中国的奇迹:

25年来,中国在经济上一直保持着9%的年增长率。

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空前对外开放程度,都显示了中国决心把自己和世界融合在一起。到处都在举行“中国崛起研讨会”。

中国的贡献超过了印度、巴西和俄罗斯这三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所做出的贡献总和的两倍。中国已经同美国一起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2005 年底,高盛公司甚至预测说,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将在 2035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正是有鉴于此,今天我们中国人就更加迫切需要了解外部世界(主要是欧洲文明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具有世界眼光和胸怀,为的是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或坐标。

这也是我动手撰写这部书稿的第一动机。

这是一本随笔集,不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我只想打破平面表述,不想为读者提供一大堆事实或事实性的知识。因为人活在世上,不仅需要知道有哪些事实(何时、何地、谁?发生了什么事?),更重要的是事实之间的联系或相关性是什么?——这正是我撰写本书的视角或着眼点。也许我达不到、够不着这个目标,但可以作为我努力攀登的高峰。

或者说,我想把这部书稿写成有关东西方文明比较的“问题式研究模式”。

欧洲文明是个很浩瀚、很深邃的题目,涉及面广,我只能“取一勺饮”。

二

我的德国朋友米歇尔驾车带我从德国的南部到东部,再从北部到西部,几乎走遍了整个德国,而且是专门挑乡村公路走。

有时我们还去法国、荷兰和比利时漫游,为的是览山川之胜概,考前世之遗迹。

我们的目标是求天下奇闻壮观,而后知天地之广大,欧洲文明之巨丽、丰富和壮阔。

有一回,在一家咖啡馆坐下,他说:

“赵,你怎么比我看到的東西还多,还敏锐?”

“因为我脑子里有中华文明这个强大的参照系。只有东西方文明相互比较、碰撞,才能看出你无法见到的某些侧面或层面。其实,到了欧洲,我

才发觉我的参照系还远不够强大。越强大、越有力,我就能吃透西方文明。”

三

作为大侦探,福尔摩斯之所以成功,手上至少握有两条法则:

第一,他认为一般人往往“看是看了,但没有去观察”。(you see, but you do not observe.)

因为看和观察属于两个不同层面。观察里面有分析、综合和推理,特别是有比较和思考。

同样,中国人来到欧洲,光看是远远不够的。要观察。观察就是看门道。

第二,“由小见大”原理。

世上没有小事。(Nothing is little.)

在福尔摩斯眼里,鞋印、一根头发、墙壁上的一丝痕迹……都是重要线索。

同样,中国人来到欧洲,也要努力做到“由小见大”。

——谨以这两条原理赠给赴欧洲作文化旅游的朋友,并以此共勉。

据统计,1970—1980年西方旅游公司的亚洲客户主要来自日本。2004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为2900万。预测到2020年,中国境外游人数将超过1亿。

先外游,后内游、心游。先动用肉眼,后用心眼。

以外游弘内游,从肉眼弘心眼。

这是我的“一以贯之”的“道”。

四

为了更好地看清今天的欧洲文明,我们有必要知道昨天的欧洲。
所以本书时时涉及一些相关的历史知识或历史哲学是逻辑的必然。
对于我们每个人,历史是不可回避的。

五

为了鸟瞰全局,高屋建瓴,哲学更是不可回避。
所以本书有三个不可回避:科学、艺术和哲学。
所谓“鸟瞰”,就是孟子观照世界的眼点: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东山,即鲁国都城东边的一座高山。
“小”在这里是个动词,用得很好,很到位。
明代杨继盛把孟子的眼光又推进了一层:

先欲小天下,特来登泰山。仰观绝顶上,犹有白云还。(《登泰山》)

很哲学味,有禅思的境界。“白云”用得极好。
一些富有禅思精神的中国古代诗人,特别偏爱把“白云”作为哲学最高境界的一种符号来使用。比如: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王 维)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 维)

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城郭遥相望，唯应见白云。（王 维）

森森寒流广，苍苍秋雨晦。君问终南山，心知白云外。（王 维）

在这四首诗里，“白云”都是主角。诗人王维通过“白云”这个哲理符号把诗的境界推向了难以言说的最高境界——“六远”：

幽远、邈远、深远、高远、淡远和迷远。

在王维看来，人生世界的本质、归宿和结构是不能言说的，也说不清：

人生能几何，毕竟归无形。（王 维）

这时候，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王维也只好把虚无缥缈的“白云”抬出来。“白云无尽时”其实是宇宙时空无边无际、渺茫不可知的一个符号。今天航天技术的发展和宇宙学所取得的成就，反而加重、加深了我们的茫然。我们知道得越多，茫然的范围也越大，困惑的层次亦更深。

“白云无尽时”同样可用来描述当代西方自然哲学的最高成就在人们心中激起的灵魂状态。比如：

1997年，有人用先进计算机得出 π 小数点后面 515 亿位还没有穷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越是深入到 π 的本质，我们对宇宙学、物理学和数学便会有更深一层的把握。

在现代物理学的不少常数中， π 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普朗克常数和精细结构常数。然而我们却无法指出 π 的绝对精确值！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自然的数学结构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多朦胧啊！

谁能说清楚？

遇上这种难以言说的朦胧或“六远”境界，我们又一次想起王维诗的结语：“白云无尽时。”

这是个空筐结构。当代西方自然科学最高境界具有唐诗的况味，着实令我吃惊！

是的，在本书中，我将努力做些东西方哲学文明的比较，指出东方哲学智慧之灯同西方哲学智慧之灯是如何互相照亮的。双方的光粒子或波

长不是相互干扰,而是叠加的效果。

本书的写作架势或主题是一个具有东方文明大背景的作者试图对西方文明做出力所能及的观照或鸟瞰。

中国人和西方人看世界的方式或姿态并不相同。

最近有美国科学家通过观察和分析中美两国大学生的眼球运动(视觉神经生理系统层面的研究)后发现,在看有前景和丰富背景的图片时,美国人是盯着前面的景物看,而中国人则是看整体。——这种观察外部世界的不同方式或许与他们的不同思维方式有关。

西方人是见树。

中国人是见林。

最完美的方式是见树见林。

西医便是见树,中医是见林。

世界文化旅游的姿态应是见树见林,最后上升为对整体的把握。

人活着,最要紧的是一种姿态。

姿态就是一切。姿态即命运。我有姿态,故我在。久坐在欧洲各地的咖啡屋,因为是静坐,容易进入冥想和禅定状态,得自如自在,在凝神观照中,把握人生世界的逻辑结构。

六

中国古人把“文”字理解为“四文”:

“天文地文人文神文”。“人文”只是其中第三个环节。

按我的理解,“王”这个汉字是由三横(天文地文人文)和一竖(神文)构成的。

所以我撰写本书的姿态是“四文”姿态,也是“王”这个汉字的姿态。这是最高姿态。我自知我够不着,但可以努力走近它。

不是我写“四文”,做这样的“文人”,而是“四文”和“王”字写我,拔高我,塑造我。

序 外游——内游

外游只是从外部世界获得一大堆纷然杂陈的感官印象。内游则是将这些印象上升、提炼为思考和观念,成为闪闪发光的结晶体。

外游是表层的;只有内游才能进入深层,构成生命之旅的“地质层”。

我重视外游,更看重内游。

——2005年夏日

内游即心游,撰写本书便是心游。外游是前提,内游是结果。宋代欧阳修就强调欣赏音乐“不以耳而以心”：“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

旅游也是不以眼而以心。

说得全面些是以“眼—脑系统”。

自1988年到2004年,我先后四次作为访问学者造访了欧洲,收益匪浅。因为我的主攻方向之一是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

关于东西方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该有多少话要说!说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谓世界,我看主要就是东方和西方交叉而成的一个黄金十字架。

我忘不了 1988 年晚秋我坐火车从北京经过西伯利亚去莫斯科、柏林的情景。我更忘不了跨过欧亚两大洲界碑时那几分钟的心理感受。

打开地图,亚洲是个面,欧洲也是个面。

根据平面几何,欧亚两大陆相交是一条长达上万公里的曲线。在该曲线上,人们可以(人为地)设置许许多多座界碑,即许多个点。我所跨过的界碑仅仅是其中一个点。当然,该界碑比较著名,因为它地处铁路旁边。

事实上,苏联欧亚界碑有大大小小许多座:它北起乌拉尔山脉的北端,南至乌拉尔河的尽头。这些界碑建造于不同年代,竖立在不同地区,且建筑造型各异,高矮不等。每个界碑都有一则有趣的故事,当寒冷的北风掠过荒凉的山谷,仿佛都在那里喃喃地叙述一段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本质上是扩张主义的血腥历史。

后来,我多次坐飞机,从 1 万米的高空俯瞰过乌拉尔山脉,我在努力看出欧亚两大洲的界线。我知道这是徒劳,但毕竟有了一个意外收获:

在晨光照耀下,我看到了欧亚两大洲交接地带弥漫着一团悲壮的原始蛮荒的氛围。

我没有机会像宇航员那样从太空看地球,只能把波音客机作为航天飞机的代用品,这对我观照东西方的人类文明之旅是大有好处的。这才是“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广阔视点和“四文”姿态。

我从波音客机往下看欧亚分界线,多少有点小东西方人类文明之旅的效果或况味。

早在彼得大帝时代,俄国地理学家塔季谢夫曾首次提出以乌拉尔河为欧亚两大洲的分界线。1986 年夏天,为纪念欧亚两洲分界线的划定者诞生 250 周年,俄罗斯人又竖起了一座新界碑。

作为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的一位学者,我有生以来头一回跨过这座界碑,算是一件大事。它仿佛是一个重要的符号在那里提示我;又仿佛是一部打开的书,呼唤我去研读它,鼓励我去反刍、咀嚼、体验、比较、思考。

这座界碑对我之所以是如此重要,因为它在短短的几分钟内让我感受到了多重光辉的烛照:

自然地理的,人类进化历史的,世界政治的,东西方文明相互交汇的,人类文明哲学基础的……这正是“王”这个汉字的内涵。

如果你在这界碑面前不若有所思，你就不配将东西方文明作一比较研究；恰如你站在普希金铜像下面若是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你就不配开口议论整个俄罗斯文学。

1988年10月30日（在我们一生中，有些日子是要记住的），莫斯科上午时间，北京下午时间，火车即将跨过欧亚两大洲的界碑。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

苏联领土跨欧亚两大陆，分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北京至莫斯科，全程7865公里；从欧亚界碑至莫斯科只剩下1777公里。

在亚洲，我当然坚持使用北京时间；但只要我的一只脚一踏上欧洲的土地，我就开始使用莫斯科时间。

一路上，铁路两边依旧是绵延不尽的松桦林。“延绵不尽”这个词用在这里才是地方。突然，阳光从乌云的周边极其壮丽、神圣地漫射了出来，普照着辽阔大地上的初雪，临照着离正在行进的国际列车约摸两百米远的一块高高的界碑。我的心不由自主地颤动了一下！（在我们的人生之旅中，这种性质的颤动是非常有益的、养人的。）

我赶紧按了一下相机，宣告我——一个正宗的亚洲人，第一次正式地跨进了欧洲的土地，时间是1988年10月30日上午10点52分（莫斯科时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使用欧洲时间。

这是坐火车的好处。尽管火车比飞机慢很多，但能亲身经历许多细节的魅力。波音客机从1万米的高空一掠而过，能有坐火车的感觉吗？可见上帝是平衡大师。你在这里得到了速度，你在那里便会损失掉许多富有魅力的细节；你若想获得许多动人的细节（感官印象），你就要付出数十倍的时间。——这里恰好是东西方文明的长短处：

如果我乘坐东方农业文明的牛车、马车从北京去莫斯科，一路上我会走几个月，很辛劳，但内外阅历和见闻会很多很生动，充满了细节；若是我改乘飞机，只需九小时，但留给记忆的只能是一团高空云雾和一片空白！——追求“力和速度”正是西方工业文明的精髓。

怎样才能将东西方文明的优点都拿到手呢？这也是我最近十多年思考的课题。于是我打开了《旅欧日记》（第一册），草草地写下了一首诗：

停一下吧
我要站在这里
分别用两只脚
踏着两大洲的土地
仰观俯察
左思右想
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世界新格局将出现在下个世纪

我忘不了 10 月 27 日当国际列车跨过蒙、苏边境停靠在苏联境内第一个车站的时候正是夜里 11 点半。

一位身材高大的苏联军官和一名健壮如公牛般的士兵蓦地出现我面前。又一次例行公事：检查护照，办海关过境手续。在一切办妥之后，已是 12 点。

我松了一口气。往车窗外一看，正好对着一个古老的车站。根据我的判断是帝俄时代的建筑，上面镶嵌着一串用很大的俄文字母写下的站名，译成汉语是：纳乌什基。

因为列车要在这里停靠两个多小时，所以我决定下去走走，用我的双脚亲自踏在过去的柴可夫斯基的俄国、当今苏联的土地上。同我结伴下去的是苏格兰小伙子多姆尼克。

我面前出现一座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俄罗斯风格车站建筑（可见建筑是个多么重要的符号，而且时间这个第四维很关键），两旁是一排高大、挺拔的白桦，树上筑有鸟巢，鸟巢的上空静悄悄地悬挂着一个清白的月外加一颗超亮度的大星星，突然从木栅栏后面闯出一条小洋狗的时候，我便暗自用无声的语言兴奋地叫了起来：

哦，这回我的的确确是来到了过去的俄国，今天的苏联！

自那以后，17 年一晃而过。其间整个世界发生了多少大事件！其中最大的事件是苏联解体，它又回到了原先的俄罗斯。不到 100 年，历史画了一个圆圈。

世界是什么？

世界就是在整个宇宙时空大舞台上发生的所有大小事件的总和,包括东方文明之旅和西方文明之旅的一些决定性事件。

至于将这两者作一比较,则是我在本书中要做的工作之一。

我说过,我历来喜欢站在一些交接点上去感受、体验和把握多姿多彩、错综复杂的人生世界:

生与死,时间和空间,太阳与地球(日地关系),黎明与黑夜,春天与冬天,数学与物理,代数与几何,动与静,个人与社会,领袖与群众,命与运……

这回是亚洲(东方)与欧洲(西方)。

我原以为东西方文明在各个方面(思维方式、人种、语言、哲学……)有很大差异,估计在两大洲的交接处,它们的地形、地貌、日出、日落、刮风和下雨、大气压力、动植物群落、重力加速度、光速、普朗克常数、电子电荷、精细结构常数和阿伏伽德罗常数……都会发生一些骤变,甚至会出现一条明显的鸿沟。其实我完全错了!

当火车跨过界碑的时候,上述有关项目(包括电学、力学和热力学原理)的一丝一毫变化我都没有觉察出来!

就连我小时候去外婆家跨过一条半尺宽的田野小水沟的感觉都没有出现。坐在火车上,一切都是平滑的,稳当的,那是一次平和的过渡和交接。

如果东西方的力学定律有差异,比如牛顿力学只适用于欧洲,那么,一进到欧洲,火车头、车厢和铁轨,以及发电机、电动机……都要从亚洲型换成欧洲型。

再比如说, π 在亚洲的数值是3.141……在欧洲则是3.169……那么轮子都要换,问题就麻烦了!

幸好不是这样。

这便是我进行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的最坚实的自然哲学基础或大背景。——指出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东方或西方,都在同一个苍穹底下,大地之上。都耕种小麦。东方人用面粉做成馒头,西方人则把面粉烤成面包。外表形式不一,实质相同。——这才是东西方文明相互可以比较和理解的深层基础。